





尚論編卷之十五

古吳常熟澗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五代

梁

敬翔 王彥章

敬翔字子振少好學工書檄唐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  
窘甚為人作箋刺傳之軍中梁太祖卿誅黜忠素不知書翔所  
作皆俚俗語愛之謂汴州觀察使王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  
來翔見太祖論春秋兵法不可用於今補以軍職非其好也以  
為館驛巡官從戰汴謀畫多中太祖以為得翔之晚卒成篡弒  
翔之謀為多翔為人深沉有大畧從太祖用兵四十餘年細大



尚書 卷十五  
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  
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為之  
改易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  
乃以李振代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不省事末帝即位趙巖  
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盡失河北與晋相距  
揚劉翔言所與計事者皆近習親戚願得自効巖等以翔為怨  
言遂不用及王彥章敗末帝懼帝遽呼翔問當安歸翔請先死  
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唐莊宗入汴翔自經而卒  
泉按敬翔與李振皆梁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  
以避趙張之族而翔自以受國深恩願得自効又以小人間  
之必不見聽請先死比莊宗入汴詔赦梁群臣李振喜入朝

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遂自經  
死歐陽永叔謂五代無全臣若敬翔者其庶幾哉

王彥章字子明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

揮鉞鏖騎而馳突奮疾如飛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厚待

而招之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

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將自經末帝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

彥章不可乃召彥章為招討使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曰三日

左右皆失笑比三日遂破其南城彥章之為招討也段凝為副

及是與凝各為捷書以聞遣人告趙巖等棘蹄匿彥章書而上

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疑而不及彥章及

楊劉之敗破南城後績疑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



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疑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唐兵來攻交州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而屬彥章者祇新募保鑾五百騎遂以兵少戰敗東都中稍被擒唐莊宗使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莊宗又遣明宗諭之彥章曰我豈苟活者遂見殺

鄒氏泉曰傳有之臣不密則失身信哉方段凝之副彥章也已有異志與君之幸臣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巖等聞之懼遂與叶力傾之則彥章之死釀成于不密也彥章武人素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今有傳存死節名云

後唐

郭崇韜

郭崇韜以幹材見稱莊宗

驍

存為晉王孟知祥薦代中門使參

管機要決策圍鎮州勿以契丹入寇退怯契丹果敗莊宗即位既失德勝梁兵日至諸將欲棄鄆畫河自守崇韜獨以為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時也請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不便也初宦官馬紹宏與崇韜俱為中門使至是失職尤側目崇韜懼因聽故人子弟計請立莊宗所寵劉氏為皇后又建天下利害便民者二十五事施行之因求出鎮不許仍為樞密使莊宗欲建樓避



暑崇韜言願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竟遣  
宮苑使王允平起樓崇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  
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令羅貫正身奉法不受請託  
素為崇韜所知及宦官伶人譖之它日又以天子幸陵橋道不  
脩間淫宗明日傳詔殺之韜力爭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  
得入貫卒見殺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自安乃請征蜀蜀平  
監軍李從襲與向延嗣亦宦官遣共構之言蜀之寶貨皆入崇  
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備副時莊宗怒遣馬彥珪亦宦  
至蜀察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  
鄒氏泉曰崇韜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  
群小謀孽乃請征蜀為自安計先是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

請立為后以中其欲而結後援乃後來殺崇韜者劉氏也豈  
所謂術中之隱禍耶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畧既已破蜀因  
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有以綏來之其有志柔  
遠矣

晉

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  
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它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以  
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它任卒以進士及第晉  
高祖瑋敬辟為掌書記高祖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  
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遣維翰求援于契丹耶律德



光卒以滅唐興晉維翰力也高祖即位維翰以平章兼樞密出鎮秦寧高祖幸鄴維翰來朝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出延廣而復任政數月之間百度寢理然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李彥韜馮玉用事共讒之曰益見踈契丹破樂城大軍隔絕事急維翰求見帝帝方調鷹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後邠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來帝因諷彥澤圖之彥澤乃以帝命召下獄縊殺之而給德光以自縊云

歐陽永叔氏曰石晉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持片舌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業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

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後漢

楊邠

揚邠少為州掌籍吏事漢高祖名高即劉為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于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內相排忌邠既

相深革逢吉所為以私除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然邠雖長于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帑廩實甲兵

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不



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  
邠度不可行而止常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  
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謂之戰慄李太后第求  
為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為不可夫人死將以后  
禮葬之邠又以為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搆之與史  
弘肇同日見殺邠為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徃徃以獻  
于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緝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  
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

鄒氏泉曰五代之世自梁以來轉相攘取神器大都典章置  
不問至於銓衡秘書君臣憤然罔聞矣楊邠為相既除吏多  
繆痛革其弊晚節知史傳有用課吏繕寫亦創見也即其政

務苛細又安可責之於五代間也乃隱帝屢怒其忤意姦人  
乘間搆之而邠寃死矣自邠死而鄴都密詔周人抗命卒無  
以禦之而至於亡嗚呼彼揚邠者何以死哉

後周

王朴

王朴字文伯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王邠朴見漢興  
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  
必亂乃去邠東歸後隱帝誅權臣邠與史弘肇王章皆見殺三  
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世宗即位弟感養以爲朴以  
比部郎獻平邊策大要以為在反晉唐之失是時世宗新即位  
銳意征伐而朴雅為堯宗所知及是見其議論益奇之引與計



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朴顯德中兩征淮咸以朴為留守  
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諳當世務而旁通陰陽律曆法乃詔  
朴校定大曆為欽天曆又詔朴考正雅樂至宋猶用之所陳用  
兵之畧不但一時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  
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  
鄒氏泉曰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於抱鼓之際治曆律  
議刑法脩制度講求禮樂之遺文跡其規為志意可謂五代  
令主而王朴者以待用之身應運而起輔之諸所獻畫亦畧  
施行豈不稱有君有臣執歐陽子曰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  
君以王朴之材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也然則人君之  
於才惟知所用耳可謂五代無人耶

南唐世家

劉仁贍

劉仁贍字守愚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通兵書仕南唐所至  
稱治李景使掌親軍鎮壽州周世宗東趨濠梁仁贍屢請出戰  
元帥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世宗復至淮上諸將或走  
或降而景與其臣下亦皆奉表稱臣獨仁贍堅守不下世宗使  
景所遣使者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  
降仁贍命立斬之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  
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是日卒

鄒氏泉曰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孫羽等所為也夫仁  
贍既割愛以殺其子足以明志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觀



世宗之制曰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  
及徙城下蔡而復壽春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然則世宗固知仁贍非降者矣偽國之臣乃有是人哉

五代臣總論

歐陽永叔氏叙曰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  
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予得死節之士三人焉  
其仕不及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  
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  
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尚論編卷之十六

右吳常熟澗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宋

趙普 曹彬 竇儀 李昉 呂蒙正 張齊賢

錢若水 陳恕 楊業 呂端 畢士安 寇準

李沆 王旦 向敏中 宋庠 弟郊附 魯宗道

薛奎 蔡齊 狄青 田錫 王禹偁 張詠

尹洙 葉清臣 孔道輔 陳希亮 楊億 李迪

王魯 杜衍 晏殊 呂夷簡 韓琦 富弼

范仲淹 歐陽脩 王珪 文彥博 范純仁 韓維

包拯 吳奎 趙抃 唐介 馮京 張方平



劉敬	曾鞏	蔡襄	王素	余靖	呂誨
司馬光	呂公著	范鎮	蘇軾 <small>軾弟</small>	鄭俠	王安石
呂大防	劉摯	蘇頌	傅堯俞	范祖禹	鮮于侁
劉安世	鄒浩	陳瓘	任伯雨	常安民	李綱
宗澤	趙鼎	張浚	韓世忠	岳飛	劉錡
張俊	劉子羽	洪皓	張九成	胡銓	陳俊卿
虞允文	陳康伯	劉琪	范成大	王十朋	周必大
留正	趙汝愚	劉光祖	柴中行	安丙	趙方 <small>附子</small>
崔與之	孟珙	董槐	余玠	葉夢得 <small>附</small>	李若水
劉鈜	江萬里	汪立信	文天祥	謝枋得	張世傑
陸秀夫 <small>起義</small>	陳競	徐積 <small>附</small>	種放	林逋	蘇雲卿 <small>附</small>

趙普字則平初宋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為推官及受禪首錄普佐命功乾德中拜相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咸咨決焉開寶中普為政頗專廷臣多忌之者三司使廡普私市秦隴大木治第時有禁上聞將下制逐普賴王溥奏解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居營邸店規利復多所私庇罷法稱疾者太祖怒自是普恩益替而權分矣太平興國初頗為慮多遜所毀奉朝請數年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等告秦王疑陰謀帝召問普言願備樞軸以伺察姦變且言預聞顧託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雍熙中大軍出討幽薊父未班師普手疏諫之謂樂禍求功以為萬全時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為之表率冊拜太保兼侍中會胡旦令程馬周上封事排毀時政普



深嫉之趙保忠友與李繼遷同謀為邊患普議保忠時論歸咎

于普頗為同列所窺不得專決淳化中以老衰久病三上表乞

骸骨卒上撰神道碑親八分書以賜之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

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

論語二十篇也太宗常入弭德超之讒疑曹彬不軌屬普再相

為彬辨雪太宗即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焉

鄒氏泉曰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則平剛毅果斷如補

立官門未有其比即有岸谷多忌刻如涪陵涪陵美公為多遜

之獄下獄大為太宗盛德之累然能以天下為已任而太原

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為戒後皆如其言若金匱一書尤宗

廟社稷之至計而日讀魯論著龜聖模論者謂宋之為治氣

象醇正普有助焉生則毗倚太宗死則廢朝太宗之於普亦

無負矣

曹彬字國華周顯德中為引進使時宋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

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群居讌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乾德二

年伐蜀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兩

川平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畫

得其狀以王金斌等屬吏不恤軍士部謂彬清介廉謹獨授官

賞上嘗從容問官吏善否彬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開寶中

伐江南自三月至八月連破之每緩師冀李煜歸服城垂克彬

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惟須諸公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

則自愈矣諸將許諾而煜之君臣卒賴保全太宗即位為弭德



趙所誣罷餘旬上悟其譖待之愈厚雍熙中詔彬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多所破斬下取諸州及山後要害而彬亦連下州縣勢不振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重兵鮮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琢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為所躡敗於岐溝真宗即位咸平中彬被疾上臨問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卒詔彬與趙普配享廟庭

鄒氏泉曰岐溝之敗彬違詔失律罪不容逭矣乃太宗遇之不少衰而真宗更屬意何也史言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如北征之敗趙昌言表請行軍法

及昌言被劾不得陞見彬更為請于上乃許朝蓋長者之風歟方其在周出使吳越籍上私餽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及仕宋總戎專征而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由前證後益可憑信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惟彬為宋良將第一豈無意哉

曹儀字可像禹鈞之子也儀年十五能屬文晉天福中舉進士歷仕漢周宋太祖建隆元年奉詔重定刑統會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免官時儀已自翰林遷端明范質等言儀清介厚重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後范質等三相並罷命趙普平章事皇弟即太開封尹同平章事當署敕時陶穀議尚書長又謂僕射合為表首而三師無所據朝議皆是之初周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



尚論編 卷十七  
宗遣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既著籍乃公帑物也非詔不可取太祖屢稱儀有執欲相之趙普忌儀剛直乃引薛居正參知政事及儀卒太祖黯然謂左右曰天何奪我寶儀之速耶

泉按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兼以剛方清介具應務之才第儼侃僂僖皆以儒學進並馳時望馮道嘗贈禹鈞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時亦號為寶氏五龍蓋禹鈞義方之效與余每慨五季之臣視事君猶傭者主易則他役此歐陽子雜傳所繇立也若儀者嘗臣晉漢周矣非建隆乾德之晚遇幾不免於雜執

李昉字明遠初事周世宗為翰林學士宋太祖開寶中直學士

舉坐預選鄉人武濟川奏對失次左遷太宗太平興國中時趙普宋琪居相位久求宿舊繼之遂命昉參知政事未幾拜平章事加監脩國史復時政記先進御而後付有司自昉議始也後以布衣翟馬周訟昉詔切責罷之會命群臣進策備禦邊警昉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已脩好弭兵息民為言時論稱之至道中太宗嘗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可謂善人君子矣昉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其厚而不私多類此



鄒氏泉曰昉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大抵端方長厚人也昉雅厚張洎而薄張昉及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昉朔望必詣昉必之意謂已為廷尉昉方秉政一無請求所以重之也又昉素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頗為多遜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帝由此益重昉即此二事昉之為人概可知已史氏以為盛德君子與呂蒙正張齊賢並稱諒哉

呂蒙正字聖功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居官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蒙正再入相因對論及征伐曰內脩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

安靜上躋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坐語之曰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蒙正避席曰臣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眾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及遠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就席同列多其直諒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蒙正退以名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言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上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真宗景德中表請歸洛陞辭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惟願以百姓為念上嘉納之他日上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泉按宋史當盧多遜為相其子雍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及蒙正相子方幼當授官奏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宋史



甲科及第釋褐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蒙正之意謂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多不欲以襁褓之兒膺此寵命而妨賢路也又蒙正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此二事皆大臣所難能故併記之

張齊賢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之為人故字師亮太祖

幸洛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條陳十事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

懲奸○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為皆善上怒令武士

謹刑○拽出之及還語太宗且曰可使輔汝為相也太宗擢進士

有司寘之下第上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上自

禦遼師還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大畧謂聖人舉事動在萬全詛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遠人歸矣為江南轉運

使力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時大舉北伐契楊業戰沒上訪近臣可知代州者齊賢請行誓衆慷慨無不一當百因大敗契丹于土鏗堡捷奏且歸功漢贊端拱初遼人南侵又為齊賢預簡繁時師所敗淳化中拜相後知河南府辨釋大辟徙知永興軍論列趙贊豪橫卒抵于法郊祀加門下侍郎與李沆同事不相得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相及經畧涇原上言靈州斗絕一隅理須應接時不能用未幾靈州果陷自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

泉按宋史齊賢議論慷慨有大畧以致君自負四踐兩府九居八座晚年以三公就第得裴文忠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時以為康寧福壽罕有其



儷然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之  
錢若水字澹成幼聰晤善屬文華山陳搏見之謂曰子神清可  
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耳後累拜四淳化初寇準掌選  
薦若水等五人文學高第召試翰林若水最優擢直史館至道  
初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即位詔若水脩太宗實錄多所正誤俄  
以吏部流內銓從幸大名陳禦敵安邊之策雖宿將不能過知  
開封府承帝手札陳備禦北邊之要五未幾出知天雄軍時言  
事者請城綏州詔若水馳往視之因詣關面陳言城之甚勞未  
見其利遂罷役初若水率衆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上謂左  
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未幾假寢卒若水精術數知年壽  
不永故懇避權位其死也士君子尤惜之

泉按若水初以文學高第直史館判集賢院事其承詔脩大

宗實錄也李至欲書馴犬之事

初太宗有馴犬常在乘輿左  
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

饑而呂端監脩至挾其事以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故事以  
折之時議不能奪又夔王於太宗屬當為兄實錄所紀繆誤  
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則若水固兼史家之長執  
藉令常居侍從之職以備顧問其匡弼之益當不細或不至  
有祥符制作之紛紛也顧使出知天雄經畧并代用違其才  
矣夫儒臣雖知兵雅意常在禁闥嗚呼此田錫所以上封事  
於秦州之行也

陳恕字仲言太平興國中進士解褐通判澧州以吏幹聞及拜  
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恕久領三司使真宗



即位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真宗嘉之恕於是薦寇準以自代恕判集賢院事準即檢尋恕前後改革之事累以為冊及所出新榜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卑矣恕頗涉史傳多識典故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性吝怒子淳私用錢及寢疾上言淳不率教導多與非類遊後竟以賄敗焉

鄒氏泉曰史言恕為宋人能吏之首蓋謂恕久掌利柄以幹事稱哉是胡足以槩恕也恕知貢舉所取以王曾為首及舉代又得寇準知人明矣至言子淳不肖於帝前後竟以賄敗

知子文明矣且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切至其崇正益可知乃作史者顧與利口張驚擊之吏李惟清合而論之

失權衡矣

楊業初事劉崇所向克捷號揚無敵太宗征太原素聞其名嘗購求之既而業勸其主繼元降以保生聚帝遣中使召業既見大喜復拜代州刺史自是契丹望見業旌旗即引去主將戍邊者多忌之有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帝皆不問封以付業雍熙中契丹邪律斜軫復陷寰州兵勢甚盛業欲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不可業不得已將行泣謂潘美曰此行必不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為左右翼以相援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等既陣谷口侁



使人望之以為契丹敗走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及聞業敗即麾兵却走業且戰且行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其子延玉亦沒焉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為之用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與我俱死無益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遂背戰無一生還者

鄒氏泉曰楊業以隴上雄才太原驍將方欲避敵鋒以伺便他日報太宗寵遇于尺寸之功乃群帥始則不度兵勢責以逗撓不戰繼則欲爭其功恠遂至敗約不前致使孤軍力戰陷於沙漠可惜也然業勁果焱厲有死不回立節邁倫誠足

嘉矣昔許子卒于師葬之加等春秋書之所以褒臣節而儆官守也余於楊業亦云

呂端字易直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官事太祖知成都府為政清簡遠人便之太宗征河東時秦王廷美尹京端充開封判官廷美將有居畱之命端白廷美曰王地處親賢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嘗使高麗暴風折橋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趙普在中書端拜參知政事普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惧亦不形于言真台輔器也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



日內出手札諭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自當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端曰是愈墜其叛心耳宜置延州使善養視之太宗撫髀稱善從其策後繼遷死其子竟納款請命端策之由也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端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竟立之其詳互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而端陳當屯急務皆有條理上嘉納焉鄒氏泉曰太宗稱端大事不糊塗時端所自見者諫秦王居留一事耳及為相與寇準同列慮準先居相位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又白善視繼遷之母以繫其心及真宗之立閉王繼恩于室以折李后異

謀而定大計既立猶請去簾升殿審視而后下拜其器識措置乃徃徃過人焉語云知臣莫若君惟太宗足以當之矣乃真宗復加尊禮至令梓人為納陛君臣之際可謂兩無負云畢士安字仁叟太宗端拱中詔王府僚屬各獻所著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已見矣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上曰正協朕意淳化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士安詞藝踐履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真宗景德初契丹謀入境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真宗嘉納李沆卒士安參知政事時方多事真宗曰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未閱月以本官與準同拜平章事居準上它日為準力辨申宗古之誣告準交通安王元傑



宗古以姦罔斬準乃安景德初契丹破德清軍遂次于澶洲準請帝幸澶州禦之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真宗嚴兵將行士安時適卧疾移準書曰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心所願也時太白晝說流星出上故此已而少間追至澶洲見于行在講和之議遂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為過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所擇用各得其任塞上之務悉舉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論者歸士安之功次於寇準云

鄒氏泉曰士安薦寇準又為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洲終却鉅敵又議重幣要在久盟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旋亦內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又安二相協和

之所致也士安自推準外唯王祐呂端見引重所友善者王旦揚億而已無它黨昵是又可知其人云

寇準字平仲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中第累遷至鹽鐵判官太宗詔百官言事而準極陳利害帝器重之常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中嘗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對曰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因請召二府至言所以不平狀祖詰以王准皆海法受賊詰太宗知準可用即拜同知樞密院事以與知院張遜爭故罷知青州既行帝念之明年召拜參知政事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帝謂曰朕



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遂定立  
襄王為太子它日入對帝語及馮拯事準常堂帖成拯母亂朝制極憤極陳準置權又條準除拜準力辯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不平數事準力辯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  
遂罷知鄧州真宗即位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乃命畢士安  
並相準位士安下契丹入寇直進具魏中外震駭準請帝幸澶  
州趣駕渡河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敵騎薄  
城下者斬獲太半又契丹統軍撻覽中弩死使者請盟益堅帝  
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  
因召曹利用至軍以三十萬成約而還事短觀俾河北罷兵準  
之力也準頗自矜其功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因

進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又曰陛下寇準之孤注也由是帝顧  
準寢衰罷知峽州叙以與林特用王旦為相初準短王曰于帝  
而旦專稱準遂命節度武勝同平章事徙永興軍準入謝帝道  
旦所以薦準者準愧服焉後以上朱能天書召用時真宗得風  
疾劉后預政準請問言丁謂錢惟演不可以輔少主且與李迪  
請以太子監國謂力譖罷準與皇后謀發朱能天書妖妄事貶  
準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軋興初再貶雷州司戶叅軍踰年卒  
李氏燾曰寇忠愍之入相凡三忘身殉國守道嫉邪見於同  
列之推薦者然也官居鼎鼐宅無樓臺播於處士之歌詠者  
然也堂吏之進例簿則叱之門生之獻三策則謝之甚至澶  
淵之役不沮不屈親扶日轂屹然如山百萬貔貅折箠答之



尚論綱 卷十六  
使三十餘年邊無牧馬公之勲烈為何如哉此所以感雷陽之竹也

宋史論曰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其三言者現可為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與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密楊崇勳以告丁謂遂上聞致啟懷政邪謀坐窟南裔勲業如是而不令朋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李沆字太初少好學器度宏遠太宗雍熙中右拾遺王化基上書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嘉士也召試並除知制誥沆位在下特升于上各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人錢別賜三十萬償之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

也真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

詔時沆為右僕射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時李繼遷即趙

諫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靈州孤危左右輔臣以為靈州乃必爭之地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莫若密詔諸將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帝不從及城陷始悔之益重沆矣沆為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識大躰居位慎密人莫能干以私治第封丘門外廳事僅容旋馬垣頽壁損不以屑慮家人勸治第未嘗答第維語次及之沆曰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鄒氏泉曰李沆為相正大光明封妃之詔對使者引燭焚之



此一事足以格人主私矣它如謂王旦邊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禱祠之事將作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而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又告真宗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後神宗信用安石變更之說遂至紛擾寇準嘗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旦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準後為謂所傾始服沆識然則當時謂之聖相不虛也獨捨靈州之議本欲奪西夏之謀而不知廣戎狄之地即緣邊諸州不可保矣觀何亮上安邊書而後韓魏毅然之沆之議失矣哉

王旦字子明太平興國中進士及第累遷轉運使王禹偁薦其才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真宗素賢旦常奏事退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咸平三年拜相王欽若度帝厭兵啟帝以人力為天瑞帝可之而心憚旦召旦飲賜以尊酒歸發之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大中祥符間為天書儀仗使從封泰山為大禮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時真宗罷兵以無事治天下旦亦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更帝久益信之言無不聽旦與人寡言咲默坐終日及奏事群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天下大蝗執政就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宮禁火災帝惜曰兩朝所積殆盡矣旦曰是何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耳因以天災乞罷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封事言得失契丹奏請歲給外



別假錢幣旦啟以三十萬內閣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  
丹得之大慙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旦請勅有司具  
粟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矣  
帝欲相王欽若旦曰且乞留之樞密當國須賢士乃可遂止旦  
沒後欽若始大用旦嘗與楊億評品人物至丁謂旦曰才則才  
矣若獨當推當為身累耳後謂果如旦言旦為交州朝脩使內  
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  
皇白事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慮遠焉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  
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  
曰他日必有求為樞密使者柰何遂止自是內官不過留後旦  
凡所薦皆人未嘗知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

告向敏中及議知制誥敏中固稱適有關望公弗遺旦曰第緩  
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薛奎為江淮發運使辭旦  
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  
遜為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迭更是  
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  
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初寇準數短  
旦而旦專稱準帝以是愈賢旦及是旦疾亟挾扶見帝曰卿有  
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再三問強起舉笏曰莫如寇準帝曰  
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後歲餘竟用準為相  
旦卒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

鄒氏泉曰王文正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薦賢而不



市恩抹罪輒宥而不費辭澶淵之役馳還推留守事請于真宗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真宗荅曰立太子至于契丹踰歲給而借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倉卒一語而辦偉哉真宰相也獨受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一事稍失至遺令削髮披緇以欽而議者或比之馮道為可惜云

向敏中字常之刻苦自立有大志不屑貧窶太平興國中舉進士累遷樞判大理寺時没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為軍樞務以賄敗發書歷詰朝貴求為末減敏中亦受之御史按實常有書及門覩侃名遣去因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箆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

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嘗激遂決于登用未幾同知樞密院事西北用兵機宜應辦敏速真宗咸平中拜相澶淵之幸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嘗密伏兵斬禁卒倚讎為亂者邊藩遂安帝聞之稱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於民事耳意欲召用之時舊相出鎮皆大中祥符初封泰山祀汾陰敏中皆留守厚重鎮靜人情帖然帝作詩遣使馳賜之頃復拜相天禧初進右僕射帝謂李宗諤翰琳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逕入三有賀辭敏中惟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無一人宴者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敏中大副官職後累表求解皆不許



鄒氏泉曰敏中居大任三十年拜罷之際喜愠不形當時號  
 有度量乃其遠汗全廉免後患若耻受没入之賜預避市舶  
 之嫌出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守多不啟皇甫侃之書顧斤斤  
 不失尺寸又豈徒以藏垢容姦為度量者乎獨其遠詔質故  
 相薛居正第又求娶居正子惟吉娶婦柴以故陰庇安上致  
 柴伐鼓而訟為程子所譏刺乃其所短也程子云敏中與張

其十萬囊  
 橐故也

宋庠字公序仁宗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累遷左  
 正言郭皇后廢庠與御史伏閣爭論坐罰金寶元中參知政事  
 與宰相呂夷簡論數不同凡庠與善者皆指為朋黨如鄭戩葉  
 清臣等悉出乃以庠知揚州未幾復召為參知政事慶曆中帝

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備位政府而對策比  
 諸生非所以尊朝廷也請至中書合議條奏論者以庠為知體  
 皇祐中拜相諫官包拯奏庠不戢子弟張彥方偽造勅牒又言  
 庠在政府無所建明庠亦請去由是罷出再徙再遷入覲封莒  
 國公數言國家當慎固根本畿兵不苟輕改既而與程戡不協  
 戡罷而御史言庠昏惰復出以疾召還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  
 治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矣至判毫請老益監以司空致仕  
 弟初字子景與庠同舉進士初按試太常舊樂頃權三司度支  
 判官方陝西用兵調費日蹙上疏大畧言朝廷大有三冗小有  
 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能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可曠然高枕  
 矣景祐中應詔奏言三患其意主于彊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



切中時病後以徑取官告封進為溫成后所怒及坐子從張彥方遊兩見出定州之徙也嘗上言河北鎮定為國門戶陛下當居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又上禦戎論七篇始初預脩廣業記後為史館脩撰脩唐書至是成踰月拜翰林學承旨尋卒遺奏東宮虛位宜擇宗室賢材為社稷深計又自為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云

泉按史氏論庠明練故實文藻雖不逮初孤風雅操過初遠甚然庠再登用沉浮自安晚節不謹御愛子差有遺論獨逆詐恃明殘人矜才終身弗為不負自許迺初判度支則疏三冗三費提舉庫務則數釐正弊事徙定州則上一奇七論而遺奏東宮一事尤社稷至計彼其盡心謀國者數矣而史氏

槩以風操不若初少之余故表其所優云

魯宗道字貫之天禧初真宗詔兩省置諫官六員考所言為殿最首擢宗道為右正言諫章由閣門始得進而不賜對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為故事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竊耻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仁宗即位宗道判流內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為奸狀多釐正之章獻太后臨朝時宗道為參知政事問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



乘輿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折之於帝前自貴戚用  
事者皆憚之宗道疾惡少容遇事敢言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  
不以名畧私人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以館閣育天  
下英才非純袴子弟得以恩澤處嘗力非之

泉按宗道為人剛正不為小謹嘗就酒家飲召使及門良久  
乃還使者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為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  
使者曰若爾公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  
大罪也及見帝果詰之以情對帝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  
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即言每拂意靡不優納者由斯以  
言事君者一忠實已足受知何事曲謹取容哉

薛奎字宿藝舉進士為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巖而處巖下進

士及第歷官嘗奏除兩所瀆腐運糧民得不困又疏漕河廢三  
堰以便餉運及樞知開封為政嚴敏擊斷無所貸帝加重焉使  
契丹還上疏擇人求治凡十數事或讒奎漏禁中語出知并州  
改秦州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為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筭  
歲中積粟三百萬後參知政事謀議無所避遷禮部侍郎太后  
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衮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力陳其不可  
終不見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  
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  
帝悟卒以后服歛因上言請逐內侍羅崇勳等皆太后臨朝所  
用事也

蔡齊字子思舉進士第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



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為侍御史時嘗劾奏錢惟演以外戚請曲賜鎮兵錢以示私恩及為翰林學士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命齊為文紀之崇勳陰使誘齊曰趣為記當得參知政事齊久之不上崇勳讒之罷知河南府後召為御史中丞太后崩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同裁判軍國事閣門趣百官賀齊使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郭皇后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為后齊極論之拜參知政事丁謂秉政欲齊附已齊終不往獨善王曾曾與夷簡不相能曾罷相齊尋出知潁州

鄒氏泉曰章獻太后稱制二十年恩威所加徧天下不可謂

非賢矣然時群臣多希合用事至以朋黨貶李迪宮火罷王曾左右姻家稍通請謁亦豈盛德事哉至武后何如主之問意可窺矣又遺詔尊楊太后此何為者乃薛奎正母后袞冕為非禮蔡齊一言絕女后相踵制之患總之正色孤立無所回撓視魯宗黜劉氏七廟之議皆凜然大臣之槩與

狄青字漢臣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為指使時偏將屢為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為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馳赴衆爭前為用尹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畧使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奇之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益知名矣仁宗以青數戰有



功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皇祐中  
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  
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青於是合  
孫沔余請兵次賓州有鈐轄陳曙遠青戒輕以步卒犯賊潰青  
斬之諸將服栗已而令軍中休十日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  
崑崙關出賊不意大敗之智高遁去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  
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  
廷以貪功也還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青為人慎密寡言其  
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  
寒甘苦雖敵猝犯之無一人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

鄒氏泉曰宋至仁宗時承平已久武夫驚士遭時致位雖有

之起徼卒至政府隱然為時名將郭逵之外狄青一人而已  
而逵似不及也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如破金湯略宥州多  
膚功城橋子築豐林大郎諸砦堡皆扼賊要害最後崑崙一  
舉頗著奇雋至喜推功與將佐經制餘事悉委孫沔為所歎  
服尤不可及云

田錫字表聖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揚徽之宋白為之延譽由是  
聲稱翕然太平興國中進士高等釋褐既居諫官即上疏軍國

要機者一

駕馭

朝廷大体者四

備德來遠

一擇才

三撤刑

不刪於

法所無上優詔褒荅賜錢五十萬僚友謂錫曰宜少晦以遠讒  
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為一賞奪耶時趙  
普為相令有司受群臣章奏必先白錫錫貽書于普以為失至



公之休普引咎謝之轉運河北驛書言邊事常移睦州州人舊  
阻禮教錫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  
向學端拱中京畿大旱錫時判登聞鼓院知制誥上章有調燮  
倒置語忤時相出知陳州真宗嗣位出使秦隴還連上章言陝  
西數十州苦於靈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為之戚然與魏廷式聯  
職以議論不協求罷出知秦州會彗星見請責躬以蒼天戒再  
召見便殿咸平中詔趾舉賢良方正宋白以錫應詔還朝屢召  
對言事錫奏言願以皇王之道治天下因詔史館以群書借之  
可以銘於坐隅者書于御屏可以用於常道者錄為御覽進內  
再掌銀臺覽天下章奏有言民飢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  
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諍臣之體後復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

得失遺表勸上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惻然錫耿介寡合  
不趨權貴慕魏徵李絳之為人通鑑作韋以盡規獻替為已任章

疏五十有二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以賣直耶

王禹偁字元之太平興國中擢進士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  
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  
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庭未寧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  
假漢事以明之上親試貢士召禹偁稱賦詩立就上悅曰此不踰  
月遍天下矣京城旱禹偁疏以為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  
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  
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頃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  
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至道初坐謗訕李在皇后崩群臣不罷



知滁州初禹偁常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疋為潤筆禹偁却之  
 及出滁閩人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  
 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執真宗即位  
 禹偁上疏言五事一謹邊防通盟好二減冗兵併冗吏三艱難  
 選舉使入官不濫四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  
 五親大臣遠小人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脩太宗實錄時宰相  
 張齊賢李沆不恊意禹偁議論輕重其問出知黃州常作三黜  
 賦以見志其卒章有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責而何虧  
 禹偁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己任嘗云吾若生  
 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群間斯無愧矣其為文著書多涉規諷  
 頗為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云

張詠字復之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太平興

國中登進太乙科太宗聞詠彊幹自荆湖北路轉運召還後出  
 知益州時李順搆亂詠以言激上官正決行深入大致克捷又  
 移文以朝庭恩信諭民脅從者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  
 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  
 之咸平初為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者悉奏  
 彈之後知杭州多惠政復知益州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大中  
 祥符中上聞詠腦瘍甚憫之遣代自并州還以疾未見乃抗論  
 言近年虛國帑藏竭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  
 欽若啟上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  
 詠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為奇節如為士人斬僕夫可見嘗言曰事君  
 者庶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



矣真宗嘗稱其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垂崖以為垂則  
遠衆崖不利物有集十卷

宋史論曰傳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蹇諤之節  
蔚為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後果符其言譜

曉諭蕃漢重立賞賜則李繼遷可擒其後而醇文奧學為在  
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言

宗仰錫身沒之後特降褒命以賁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  
祿固位者異矣詠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  
顧憂其被獎異如此然皆骯髒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于用  
云

尹洙字師魯少以儒學知名舉進士累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  
貶救榜朝堂戒百官為朋黨洙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

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不可苟免宰相怒落職監唐州酒稅  
時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以為武備不可弛又為原刑  
取學凡雜議共九篇上之趙元昊及夏竦為經畧安撫使范仲  
淹韓琦副之以洙為判官洙數上疏論兵時詔問攻守之計竦  
具二策令琦與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以洙為集賢校理未幾  
韓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又上奏三事且言方今非獨四夷  
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  
正內以正外仁宗嘉納之後知渭州兼涇原經畧公事與鄭戩  
論秦城水洛事為董士廉所訟而御史劉湜文致洙為孫用償  
錢及嘗自貸坐貶

鄒氏泉曰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為古文



洙與穆脩復振起之非獨其文見於集者簡而有法即所上  
疏議咸琅然有聲也其於兵事亦練習方元昊不庭洙常在  
兵間所言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  
邊費為禦戎長久之策而先正內以正外之說尤究極根本  
此豈書生譚戎徒虛恢無當者哉竟以非罪坐貶又降年不  
永志不克酬惜哉

葉清臣字道卿天聖中舉進士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者自清臣  
始累官進直史館京師地震上疏書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  
天下以言為諱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會詔求直言復上  
疏言大臣專政仁宗嘉納之判國子監時陝西用兵上言將不  
素蓄兵不素練財無久積頗啣弊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初不

在選中帝曰葉清臣可用以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始奏編前  
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叢冗者一切刪去初內侍領御厨凡  
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同以檢其出入清臣與宋庠鄭戩  
雅相善為呂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後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  
出手詔問以當世急務時清臣知永興軍聞之為條對極論時  
政闕失其言多劇切權貴他所列利害甚衆皇祐初帝御便殿  
訪近臣以備邊之策清臣時樞密上對畧曰陛下臨御天  
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為患者以  
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四夷也因承詔  
旨舉輔翌之能如富弼范仲淹方面之才如韓琦孫沔帥領如  
王德用龐籍偏裨如狄青王德基皆當其材時清臣以河北乏



兵食自汴漕米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行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而罷清臣知河陽

鄒氏泉曰當仁宗時宋興且百年海內安靖獨西陲用兵關中困擾天子憫勞元元奮然欲驅群材以更內外之治一時俊傑輩出如尹洙孫甫謝絳皆以文學議論歷宦中外而清臣為後出所至有治績而立朝奏對無所屈跡其執論郭承祐妻月給在帝前至卷其奏置懷中不行嗟乎使清臣之說用則朝廷宗戚又安有徽倖於祿食者哉  
郭承祐妻以不

加封請增月給仁宗欲優之清臣曰是終為徽倖

孔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舉進士第再遷知仙源縣

主孔子祠事章獻太后臨朝召為右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奉使契丹在宴優人以文宣王為戲艷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開爭端仁宗問其故對曰漢使至契丹輒為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明道中樞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郊御史郭勸段少連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絀廢願賜對盡所言宰相呂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君當道君以堯舜豈得



以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荅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  
於是出道輔知秦州再徙復入為御史中丞權貴益憚之馮士  
元之獄帝以道輔朋黨程琳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為張士遜  
所賣程士遜厚之獄事連程琳士遜給道輔上顧頗憤惋道病卒  
鄒氏泉曰天聖明道間母后稱制而朝政無大闕失者繇言  
路得人也迨帝親政孔道輔復任言責郭后之廢慷慨引義  
犯人主折大臣風采凜然及再執憲權貴益憚之卒為士遜  
所賣憤惋以死可惜也然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而仁宗以  
王素之對卒思其忠錫以贈典亦無負道輔也哉  
陳希亮字公弼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  
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業成天聖中中進士

第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  
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徙知鄆  
縣老吏曹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叩  
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為善吏外戚沈元吉之死也  
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引罪坐廢盜起京西富弼薦希亮  
一問得實自驚仆死希亮引罪坐廢盜起京西富弼薦希亮  
可用起知房州民懼盜凜凜欲亡去者咸賴以安或言華陰人  
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於房飢寒且死希亮密以  
聞言此皆踈屬無罪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  
然柰何去父母乎遂畫希亮像祠焉皇祐初為滑州會河溢希  
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  
亮墜卧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



以謀反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為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急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之惧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為希亮死遷京東轉運使徐州守暴苛以細過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使必自誣抵死希亮言其狀卒廢去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為憂歲飢希亮發二十萬石貸民有司惧為擅發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英宗即位遷太常少卿僚官有欲以事中希亮者希亮借州郡餉酒自効求去不已分司西京未幾致仕

鄒氏泉曰仁宗之世知州郡者多以在朝大臣遂自視為罷出鮮有盡心于民事者其真領州郡者又罕所奏績稍得一

人如趙尚寬王蘇便作

詩之

王安石作新田詩蘇軾作新渠詩

可見當時循吏

絕少乃希亮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然政嚴而不殘如安房州民釋張元族廬卧决水不去用虎翼軍不疑貸倉粟二十萬活饑民歆以身任擅發之罪總歸于仁恕可不謂循吏乎而作史者概以入列傳何也希亮常語執政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當時執政欲以希夫誠自效即可以不負天子彼仕者可薄州郡亟亟冀內徙哉

楊億字大年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試詞藝送闕下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嘉賞異即授秘書省正字特賜袍笏淳化中詣閣獻文又獻二京賦命試翰林賜進士第屬後苑賞花曲宴太宗召命賦詩于坐側又上金明



池頌太宗頌其警句于宰相真宗即位初詔錢若水脩太宗實錄奏億恭預凡八十卷而億獨草五十六卷咸平中西鄙未寧詔近臣議靈州棄守之宜億疏以為直須棄靈州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會脩冊府元龜詔經億竄定方用之又同修國史凡變例多出億手大中祥符初以疾在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億拜章謝上作詩批紙尾有前席待名賢之句郭氏崩帝欲立李氏為皇后使丁謂諭旨令億草制億難之因請三代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億剛介寡合王欽若驟貴億素薄其人欽若街之屢挾其失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其右相與毀訾上素重億皆不惑其說天禧中行郊禮以億典司禮樂復為翰林學士詔釋御

集億自幼至終不離翰墨博覽強記尤長典章制度當時學者翕然宗之留心釋典禪觀之學所著有籍倉武夷穎陰等集內外制刀筆云

鄒氏泉曰朱子言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沂為而方丁謂逐萊公時億以他事召至中書大為恐懼八角磨盤安在蓋謂其死生之際即釋氏之道未諳也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多可觀者朱子又未嘗不取之今觀其草制之却不欲苟富貴即逆帝意不惧其在書局惟與劉筠輩厚善而欽若彭年之徒至毀訾不顧蓋鯁亮士也可以一事少之哉若其辭章雖未必知道史氏所謂為混一完音者非耶

李迪字復古舉進士第一真宗時累遷轉運使入為翰林學士



時頻歲蝗旱因對啟帝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又言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蝗旱之災天意所以儆陛下帝深然之它日帝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畏怯耳誰可代瑋者對曰瑋何可代關中兵多可分兵赴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迪取佩囊中舊陝西所書兵糧數取紙具疏其處當留兵若干餘悉付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又策瑋三都谷之戰必勝謂瑋能以逸待勞也帝勅兵待敵至帝益重之初上將立章獻后迪屢諫妃起於寒微不可毋天下章獻深銜之天禧中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不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寇準罷迪拜相丁謂寢擅推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語同列曰

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得附權倖為自安計耶頃又言願與謂俱罷詔謂復視事出迪知鄆州仁宗即位太后預政貶準雷州以迪明黨傳會再貶起來朝京師太后崩未幾復拜相景祐中坐范諷姻黨復罷出既而遷殿學士留京師迪素惡呂夷簡因奏夷簡私交王元儼為補門下官不實見謫知徐州迪奏所部隣兗州欲行縣因祠岳為上祈年禱皇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為百姓訪疾苦祈禱非迪所宜也後元昊攻延州迪願守邊帝壯其意除節度知天雄軍徙青州請老歸泉按迪自河南來朝京師時章獻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為何如迪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



至於此太后亦喜夫太后初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故迪正色危言不避身禍後來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非獨王之力也迪亦與有功焉史氏均謂之社稷臣非溢美矣

王曾字孝先善為文辭真宗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時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莫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後召對甚見尊禮王欽若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已者時曾為參知政事當使景靈因以推欽若帝始疑曾自異後以賀氏訴曾市賀皇后家舊第賀帝語欽若罷之及帝不豫太子開資善堂參議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錢惟演后戚也會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

安矣惟演以白后后深納焉帝崩曾奉遺詔入殿廬命皇后輔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遂不敢去太子即位是為仁宗年十三矣兩府議臨朝儀丁謂獨不可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搨端兆矣既而雷允恭以擅移山陵坐誅謂讎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會議初允恭恃勢專恣而丁謂擅權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為重於是拜相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殿曹利用惡曾班已上常怏怏不悅及利用得太子所問之曾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嘗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



會王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後復相封沂國公始夷簡參知政事事曾謹其曾力薦為相及夷簡位出已右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賄夷簡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曾與夷簡交論帝前曾言亦有過誤遂與夷簡俱罷

冊稜李氏曰當時變危疑之衝錢惟演用事于中丁謂擅權于外而馮拯曹利用亦相與為黨所幸君子之類植立猶多也寇準李迪之徒雖爭之不勝而所恃以砥柱其中者又有曾在卒之竄丁謂而相仁祖太平之治者王曾也

杜衍字世昌總髮苦志勵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為州縣簿書推析毫髮而施于民則簡易自乾州徙鳳翔民邀留境上曰

何奪我賢太守也後仁宗特召為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典銓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更不能為姦利權知開封府權遠聞衍名莫敢干以私拜樞密使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脩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毋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所封還也慶曆中拜相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婚蘇舜欽論議稍侵權貴王益柔為衍所知或言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以危衍衍因求去出知兗州

泉按衍之罷也丁度草制指為朋比蓋衍衍寢孫甫之奏不



得置對也夫當時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合二人既出宣撫言者附會益攻其短仁宗欲罷二人政事衍獨左右之實非朋比也自行與仲淹弼皆罷而韓歐之疏入且咸補外矣此一舉網盡拱辰所以見譏於公議與

晏殊字同叔七歲結行錄以能屬文真宗景德初以神童召面試詩賦疑其宿構明日再試文采愈美上大奇之即除秘書省正字久之累遷左庶子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橐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即位章獻太后權聽政丁謂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殊建言群臣奏太后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頃以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忤太后旨坐以笏折從者齒罷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

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殊殊以周官后服對後為三司使元昊反陝西方用兵殊建利害請罷內臣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慶曆中拜相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才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群材以更治而小人權幸皆不便後以孫甫蔡襄奏論降知穎州

泉按孫蔡之論殊也言常被詔誌宸妃墓生聖躬沒而不言又言殊役官兵治儆舍以規利坐是降出夫章獻太后以仁宗為已子矣誌可斥言乎所役兵輔臣例用宣借豈私役乎



是安得以罪殊也且殊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帝嘗問宰相曰晏殊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表問起居而已故其卒也帝尤哀之云

呂夷簡字坦夫進士及第真宗祥符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既而屬御史臺按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耶卒以實奏忤大臣意累遷樞知開封府治嚴辨有聲帝識其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即位拜相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獨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悟有司猶希太后旨言歲月葬未利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儀仗葬之太后崩仁宗知為李宸妃所生易梓

宮宸妃玉色如生

以水銀殮故也

冠服如皇太后帝歎息曰人言可盡

信哉待劉氏益厚夷簡力也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正朝綱

塞邪徑以下八事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

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

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及宣制夷簡大駭謂之知

事由皇后也歲中而夷簡復相會郭后批尚美人頰誤傷帝頸

帝以瓜痕示執政大臣夷簡遂主廢后議於是孔道輔范仲淹

率臺諫詣閣門請對夷簡乃貶出道輔等后遂廢王曾與夷簡

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

於是二人皆罷未幾復入相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

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宜建都



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乃建北京無何感風眩降手詔曰古謂鬚可療疾今剪以賜卿及卒帝見群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奉公如夷簡者

泉按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然夷簡之力為多其後元昊反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經畧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俸賜又加遺契丹歲繒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卒至費大而不可止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弊夷簡指為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顧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所斥士旋復收用不終廢棄其於

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為世名相云

韓琦字稚圭仁宗天聖中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為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言事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餘疏時王曾為相聞望方崇謂當時言者不激則多畏獨稱琦言切而不迂琦因益自信趙元昊反寇鎮琦適自蜀歸琦言諸路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卿延涇原同出征既還宮元昊求盟琦曰此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大將任福違琦節度竟沒於好水川



朝廷知罪不在琦尋復其官改觀察使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為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為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又陳揅弊八事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歸陳西北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推宜以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脩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同列或不悅范仲淹富弼繼罷琦為辨析又右尹殊爭城水洛事朝論不謂然乃請外嘉祐三年拜相帝既連失三王又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琦乘間進請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它日又懷孔光傳以進

漢成帝立弟之子

力贊定皇子宗實

英宗

是為英宗暴得疾詔皇太后

曹權處分軍國事帝左右共為讒間兩宮遂成嫌隙琦既以保

佑之語勉太后又以承順之語勉天子兩致感悟及帝疾愈琦啟太后撤簾還政預出空頭敕即日謫內侍任守忠交構中外咸快之帝寢疾琦入問起居定立穎王是為神宗曾公亮疾琦專因力薦王安石以間之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為跋扈琦請去益力帝不得已除節度判相州後安撫陝西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疏言其害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安石勃然爭之稱疾不出新法幾罷及諭之復出持新法益堅琦申辨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從之熙寧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疏言致虜之疑者七事且言



疆土素定悉如舊界安石以筆畫圖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里云

鄒氏泉曰史氏論韓魏公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此胡足以盡魏公也夫魏公當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是時朝廷多故魏公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顧忌即聞身不自保家無處所之諫亦以為死生以之成敗聽之天耳持是心以事居故其決大議臨大節處事應變無往而不可而卒不動聲色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此雖呂端王曾不無少讓夫豈惟魯抹時之相所能及哉

富弼字彥國初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曰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

后宜還仲淹不聽知諫院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請除越職言事之禁慶曆中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偽為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使者夷簡因是薦弼弼即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遂為使報聘折契丹主得地求昏之請歸復命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於政府以往弼疑書詞與口傳異啟視果不同入見易書而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又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男生皆不顧比使還辭遷官復拜樞密副使弼言願陛下坐薪



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上命宰相諭曰此朝廷特用非因使遼故也弼乃受帝銳以太平責成宰輔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所欲為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不才監司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夏竦中弼以飛語改伊周曰伊霍事弼惧求宣撫河北皇祐初大水河北京東流民就食青州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至和中拜相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于朝弼為相守典故傳以公議百官任職天下無事熙寧初神宗訪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

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它日又言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毋使有悔時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判亳州持青苗法不行判汝州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遂以司空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鄒氏泉曰富文忠公兩使契丹功甚偉而公每不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饑民五十餘萬則每自言曰過於中書二十四考矣夫自公使虜反復辯諍以折狂謀其效使契丹君臣誦語守約而南北之民至數十年不見兵革此所活者又奚啻五十萬乎而公特不自有其功耳乃公平日所不自慙者則有之公嘗語張安道曰知人難蓋謂荆公也公素喜荆公至得



位亂天下方知其奸故安道對公曰張方平在貢院惡安石  
紛更檄出之自此未嘗與語公為俛首有愧色云

范仲淹字希文二歲而孤長攻苦力學汎通五經晏殊薦為秘  
閣校理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勵尚風節  
自仲淹倡之仁宗天聖中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太后崩召為  
右司諫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  
進曰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  
之助矣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見出後樞知開  
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遷  
進遲速次序曰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且言進退近臣凡超格者  
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它日論建都之事太平宜居汴即  
有事必居洛陽

夷簡又以為迂闊之論仲淹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  
謂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于帝仲淹對益切罷  
知饒州於是余請上言尹洙自訟歐陽脩移書責高若納諫不  
言而三人者偕坐貶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元昊反經  
畧陝西知延州大閱州兵興營田以恩信招來羗漢之民相踵  
歸業會任福之敗元昊答書不遜對使焚之徙知慶州初元昊  
陰誘屬羗為助仲淹奏行邊為立條約諸羗皆受命自是始為  
漢用又成大順以據要害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  
益少居邊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請與韓琦同經畧涇原  
決策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遣使稱臣請和召拜參知政事帝  
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開天章閣召二府入對仲淹皇恐



退而上十事明黜陟抑僥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天子方信

嚮仲淹悉采用之然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

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于上會邊奏有警因與富弼請

行邊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請解政事有司遂奏罷在中書所

施行矣次子純仁別有傳

呂氏本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必

以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

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之誠心也觀

其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所不能識冬至禮官議天子將率

仲淹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今天子帥百官同列而朝不可為法寬仲約之誅雖富弼有所

不能知知高郵軍是仲約厚遺過盜張海得不為暴弼在

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范

公已即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歐陽脩字永叔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

荻畫地學書既冠遊隨州得唐韓愈遺藁讀而心慕焉苦志探

謁欲與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始從尹洙游為古文議

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

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

高若訥獨以為當黜脩貶書責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慶

曆中知諫院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



尚書編 卷十六  
翁翁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脩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嘗作朋黨論以進至是脩論事益切直入視之如讐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者何處得來奉使河東存麟州奏罷賦歛過重者十數事轉運河北止富弼殺保州降卒時杜衍韓琦范仲淹相繼罷去脩慨然上疏大畧言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臣為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傳致以罪知滁州至召判流內銓脩在外十二年矣小人畏脩復用有詐為脩奏乞澄汰內侍者其群皆怨怒陰以事中上以言者旋悟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竒澁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若是者輒黜畢事澆薄者聚譟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

從是遂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后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為樞密副使與魯公亮考覈天下兵數拜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又與琦協定東宮大議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猶不釋脩始以處溫成之寵動太后母子至情繼故以天下奉戴嗣君后始默然納琦言矣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為御史呂誨等所詆惟蔣之奇以脩議為是脩薦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竒思以自解會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



尚論錄 卷十一 四十二  
惟傳不根之謗因以劾脩被黜脩亦力求退及守青州又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求歸益切遂以太子少師致仕時熙寧四年也

鄒氏泉曰世之論者以文忠公製作獨步當世遂皆重其文章而掩其政事不知文忠公所自信者乃在政事也嘗對張舜民曰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今日以人望我必謂翰墨致身以我自觀則不然泉因覽公之行事大都以風節自持當言不諱見義勇為如入館閣便責高若訥不復知人聞有羞耻事使河東則奏罷重斂十數事知貢舉則痛排險怪奇澁之文居翰林則言仁宗拒忠言庇愚相陳執為聖德之累在兵府則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屯戍久缺必加蒐補在

政府則兵民官吏財利之要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即機穿在前觸發之不顧至放逐流離志氣自若也然既數被汙巖年六十已連乞謝事而於公則何損焉蓋早蘇內翰軾曰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此雖序公所為文然可謂知言矣乃余論公文章則別寘公于宗聖譜有說云



卷之二 禮記 卷之十 禮記 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